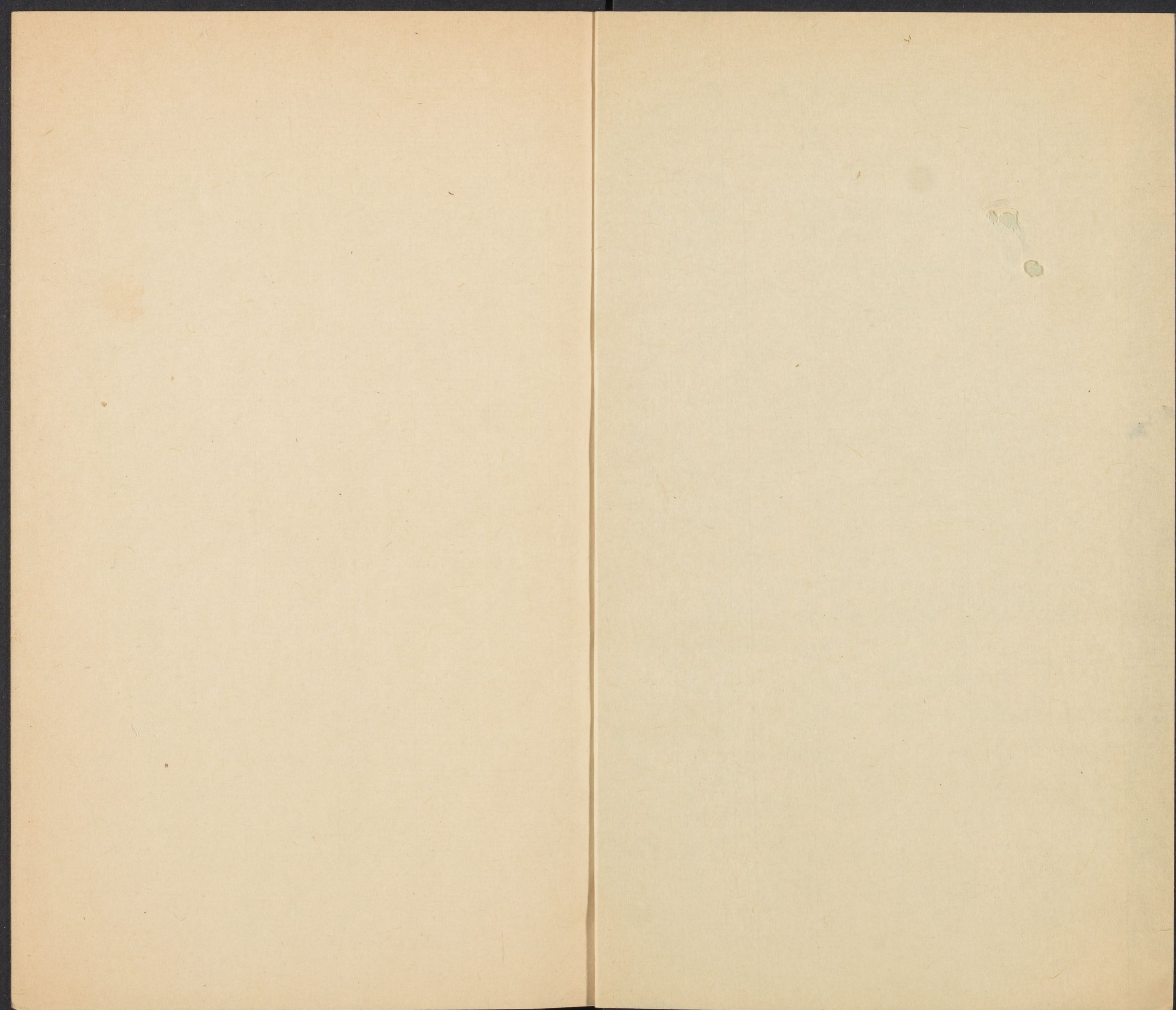


T 3205/452433

9



如臯縣志卷十五

祠祀志下

廣福寺在縣治西北

唐貞觀中僧智勳建明洪武初修今爲祝釐道場 宋

胡志寧詩萬籟敲風和梵奏獨槐籠榻漲煙霏 明嚴

怡詩戲折楊枝淨山鬼笑翻花雨浴天龍 孫應鼇詩

竹栢浮陰森雲霞吐光耀奇哉神靈區玄扃入深峭孤

標脫塵俗來往時舒嘯野興布清賞前期泱高調突然

虛白生風止齊虛寂復命在知常達始惟觀妙偶坐已

忘言遐致即壺嶠 曹相詩層樓轟轟聳青蒼傳是江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如臯縣志卷十五 祠祀志下

臯古道場歲月幾經秦劫火魏我重見曾靈光鶴歸仙
自誇丁令鐘動聲能吼象王慚愧帶圍無可鎮題名藻
棟墨痕香

中禪寺在縣治東北

唐大中僧圓就建中有隱玉齋玉涓井施食池詳名
蹟志 元陳應雷詩尋幽散履繞中禪縱筆留題爲象
妍半榻風清窗外竹一簾月滿定中天花飛臺角香成
雨金點苔斑福有田聞說曾公讀書處額名隱玉是何
年 明黃應徵詩綠樹丹霞夾水明娟娟纖月吐高城
香臺入夜無人語惟有天風送笛聲 冒愈昌詩西日
下籬落元言足心賞因之幽興乘同爲禪寺往舊游不

可追但見雙梧長燈懸古殿深雲宿虛簷敞纖月池上
生散采披林莽諦聽禮佛僧仙梵神魚響嗟余綴纏身
安得脫塵網聊以去來因一詢大小朗

定慧寺在縣治東南

唐貞觀間建宋天禧中僧因惠重建明萬歷四十一年
僧性乾修復往粵東造旃檀佛一軀高二丈餘浮海以
歸院舊有浮屠十級後毀今二忠祠王學士墓俱歸寺
中 邑人冒襄記略蓋聞鉅函東渡花宮之意蕊叵飛
金鬘南翻香界之智珠常定喜園窈窕亦有世尊王舍
岩堯非無長者循蜚攝提以後斷鼇命鴈以還紺宇彌
天寶坊匝地餐茲禪悅諷此了因自古及今算窮巧歷

如臯定慧寺唐貞觀舊刹也郡名螢苑即是龍鄉邑號
雉城還如鷲嶺然而琬琰雖鐫芳華易熄時移事易感
慨繫焉是以宋元祐進士史聲有寺名定慧知何代橋
古碑橫不記年之詠蓋過爵臺而獻弔登梧邱而有懷
既意切廢興亦愴深今曩矣泊乎崑岡失火泰階與瑞
苑俱焚滄海橫流夏屋與綵船同沒暨有明之寺壁屬
法嗣之中衰丹青剝落已無金薄之甄羅鬢飄零徒有
白銀之塹一時緇白爲惋悵者久之沿及萬歷中有素
芳上人者葺斯宇而居焉弟子三人長名性乾次名性
德性乾俗姓翁號靜空上人仁心獨秀制此長蛇內律
彌貞祛斯醉象憫龕中之白繖非復全身悼塔裏之紅

函祇餘舍利遂乃焚膏炙踝不異燃燈貫索盤胸奚殊
歌利國名頭痛如夸父之逐虞淵民號文身譬精衛之
填渤海三年行乞依稀吞炭之人十步悲號髣髴望夫
之婦幾同猿呌絕類馬鳴時則龍藏鮫人貢其綃縠雞
林木客運彼梗柎善信餉其乳糜檀越資其因果銅欄
十丈重開樊重之家壁樹千重再觀公沙之市又慮金
容不整寶相難安誓雕海外之梅檀爰現人間之帝釋
於是善才童子偏袒南遊目連沙門隻身西去既作此
中之龍象且渡蠻方願爲彼地之鷓鴣只飛炎徼無何
而沉香嶼上適至賈船鬱林洲前還來海舶果獲奇香
一丈六尺遂塑大佛一尊竟符夙願焉像成之日踰嶺

東歸則有朱鳶計吏負弩前驅元菟將軍挽強後護洵
白林之盛事金地之美談矣寺基址四面各有三百餘
步中爲佛殿前金剛殿左東嶽右禪堂山門臨泮水東
流有廡有道有墀有垣有宰堵坡今不存寺側有池名
于蓮池靜空悟空重造大殿始於萬歷丁未香像抵如
臯爲萬歷乙卯嗣後湛明上人募建鐘鼓樓雲石上人
募建藏經閣至順治丁亥先大夫命閣黎渡江至嘉禾
購藏經皮之閣焉其渡江請藏者爲德林上人上人後
叅學四方稱中峰高弟子授以衣鉢掩關三載密帷不
開類儒流之董傳紅壁長掩追古德於少林因於寺中
高唱法華復募造講堂五楹時寺中綱紀爲凝虛上人

上人雪山苦行不畏吐電之魔忉利薰修可却擔山之
鬼建立普同塔重裝大佛韋馱像並造香積五楹德林
悟空曾孫凝虛雲石孫並法門哲印云是刹也左挾王
龍圖之墓右扼文忠烈之祠面瞰河流背枕城闕鎮芹
宮之巽位踞花縣之龍峰千年蓮社關東勒鵬舉之文
七尺螭碑江左記總持之筆是爲記 宋史聲詩寺名
定慧知何代橋古碑橫不記年古樹亂鴉啼晚照故園
新蝶舞春烟十層寶塔化成路五色雲衢散上天惟有
玉蓮池內水滄浪深處老龍眠 國朝吳維翰詩古刹
由來不記年斷碑猶自剩殘篇莊嚴色相窺明鏡突兀
浮圖冷暮烟殿角鐘敲花外雨樓頭月照定中天逃禪

已得清凉界老納容分半榻眠 許納陞詩不知古刹
傳何代約畧題詩五百年僧院樓臺飛舊雨官河楊柳
亂荒烟幾經兵火凋殘日難問滄桑浩劫天惟有鉢中
龍護水至今迴繞抱溪眠

伏海禪院在縣治西北

明隆慶六年僧德葵德戒築土開山萬歷四年僧德隨
增建三十一年燬三十七年僧元敏重建水土清嘉林
樾映帶爲城中最勝處元敏能詩善書名流多與之游
國朝李四載碧霞山賦嶄嶄聳翠巖巖浮丹鬱長空
以縹緲挺卷石而噴岈東揖紫琅之岫南拱摩訶之顛
襟龍遊而練若臂雉水而帶然圍可數尋恍見赤城霞

起崇無百尺儼看碧色天連若有神人宵冥恍惚睥睨
塵寰於焉休歇命風姨以清塵趣雷母而警蹕偕月姊
以登臺從星妃而入室蔚藍衣兮紫霓裳白雲旗兮蒼
龍章赤豹驟兮文狸服絳鶴舞衣青鸞翔若離若即乍
陰乍陽憑虛來擲匝地芝香時鳴珮於空谷間捐玦乎
層岡緱嶺雲笙用鼓鼙而無匹麻姑鳥爪藉搔背以何
妨於是臯人感之祠而祀焉神君至矣其風颯然聽步
虛之窈窕奏廣樂於鈞天巖無一春之草谷有千秋之
蘭鍊金精以爍爍飛璧質以珊珊卧雲根而招月窟吸
元液而噓紫烟陳浩唱撫安歌絃巫女瑟湘娥蕙肴蒸
兮玉鉉鼎桂醕浮兮金匱羅演傀儡於當場曳紈綺而

迴波零雨榮晴春祈秋報迓庶祓禳筮從龜兆遍國中
以昭事來方外而明禋眄青霄之拔宅仰丹竈之傳薪
箇箇胸中可捐妻子時時眼底盡見僊真不必井山堪
表花姑之嶺寧須泰華方尋玉女之盆於戲丞相原顏
大夫廟圯西陲之安定何鄉東道之集賢何里維茲塊
阜靈光特峙奔走千家潔蠲奕禩豈非物緣少貴地以
神靈遙聞海上之蓬壺而無徵弗信近覩城隅之培塿
而有仙則名也哉

玉皇閣在縣治北

邑人徐勅禱父啟元病果愈遂捐貲重建上梁日梁產
芝癸卯聖誕日旗杆斗中放大光明

記

略上帝體居冲漠無形與聲而視聽自民呼應如響然
蚩蚩者未之知也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則天實在
人人無不可以事天然非高堂邃宇不足以明尊非龍
章鳳彩不足以彰異非鐘鼓笙鏞香幡課誦不足以申
誠一若此凡以示人知有天耳知有天而凡不畏法不
畏吏不畏清議者未嘗不畏天畏天則遷善改過之心
油然而生矣臯邑介江淮間其士好絃誦其民崇儉樸其
風俗清淳而近古自郊廟以逮村里皆知敬畏明神昭
事上帝邑紳徐勅敦行好修無間於人言以父病呼天
而天佑之瀕危以安於是捐貲棄產不問有無請於邑
侯建立玉皇殿以申報祀夫至德無象則假物以象之

大雅之美文王也曰金玉其相楚騷之美神也曰貝闕珠宮使一方之人翻然勃然咸知上帝之不遠而不敢爲非且因之以報生成祈風雨未始非務民義也矧揚連年大浸民其爲魚以此籲帝乘天行也邑乾方宜峙巍然傑構相地理也因菑而懼祀而受福悚人心也一舉而三善備焉何可少歟今徐紳且仕於秦雍州積高神明之隩秦文公立時郊上帝諸神祠之所聚也當其鳩工土木經營輪奐之始已兆乎此然則徐紳此舉固古孝子之行也仁人之心也其意可勸其事可風而美亦可傳也已故因其請而爲之序 斗姥宮在玉皇閣後勅之子宏緒所建中有娑羅樹一株特爲蔥蒨不比

凡草不止惡禽東榮則青郊稔西茂則白藏泰隨所方面頗著靈應與李北海所稱無殊也宏緒令安仁時移歸近蔚映燈幢時聞鸞鶴遊人徘徊瞻歎子建杓以先人植勤加珍護并書歐陽文忠定力院七葉木詩合孝友李宗紘句鐫諸石以表異焉李詩云璇宮有奇樹七葉認娑羅本合居蔥嶺何來傍竹窠經霜垂密蔭轟漢聳孤柯拱把提攜遠輪囷護視多隨方占稔歲落實起沉疴惡草無由近凡禽莫敢過卑枝摩殿脊古榦嵌簷阿欲得高千尺憑君保太和

東嶽廟一在縣北伏海寺後一在縣東南

邑人許嗣隆記余嘗游京師道經泰壇是爲東嶽蓋聖

母之所宅而天齊帝之所居也盤礴鬱積既厚且高雲日晶瑩元氣渾噩每思一窺巔奧而僕夫孔棘遂不留行循山而走綿亘盡一日乃止其所為天門日觀者雖僅得之虛無縹緲間而竦峙齊魯枝峰蔓壑羅列罄折神所憑依誠在是矣臯邑彈丸僻居海澨既無崇岡疊嶂呼吸可通帝座又鮮淨域可為崇報之階故帝無專祠云高僧天元焚修有素願力自矢求所以祀帝者得故隴西文部廢宅在城東隅蓋亦取東嶽之義焉其地面雉堞襟長河園亭竹樹映帶迴環真勝槩也但棟宇傾圯屋有落勢餘地一笏又半荒於蒿萊不特無以飾觀亦且無以駐錫所賴遠近長者並力齊心以襄大興

管纓闕閱之地既歷滄桑淪為灌莽者有之或不幸而為豪右所噬酣歌恒舞有玷清風又或不幸而更為淫祠雖花宮紺宇止藉觀游其流失寧有極哉今帝為九土幽明之宰職萬民生死之司古云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茲之所建垂庇一方非淺鮮矣苟克新其堂陞雄峙東城方且與秦嶽同壽時萬時億勿替引之而隴西捨宅為寺魂魄亦有所依固非若淫祠之建且永歸淨土并可銷豪強覬覦之心臯之人士自應共為愉快有不助管度者哉

泰山行宮在伏海寺後明萬曆三年邑人張恬冒九疇等建

知縣鄭人達記今上登極之初余奉命令臬莅政之暇嘗問俗觀風見治北有臺巍然方崇其宇鳩工集材奔走趨事者不疾而速予顧左右曰此何爲者也曰泰山一行宮也叛而未竟日事者張某謁予問其費幾何曰千金有奇問曾給公帑乎曰未也曾強斂於民乎曰皆吾民所樂輸也神故有宮在城隍廟西南隅謁者苦其湫隘將營別剏值堪輿家談治後空虛當得重鎮緣卜地於茲民靡不欲高大神宇者故樂爲之輸也予曰若輩自有當務棄人而惟神是奉惑矣哉時漕河變遷財用告匱會大司空萬公檄下郡縣查勘祠宇令毀諸淫祀改其宇爲公署藉其材充驛傳以紓民力廼張怙等會

皇來訴曰神庇吾民功非渺矣先是民歲裹糧走數千里登泰山上香幣今行宮成則民將就宮禱焉得免遠跋亦可省民數百金故以一勞而博永佚以一時之費而博百世之便脫毀之吾民費如故也矧禮有功於民者例得祀予聞其說甚合理且立意至勤懇也踰年工成制頗鉅麗雄峙一邑予復乘暇登覽竊動感慨之思夫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昔談尚之禮樂之教易知而鬼神則惕之以禍福其期人遷善避咎統一致也顧觀齊民之情畏神與畏人異臨民者日諄覆以禮樂而佐之以夏楚民第以貌畏而狙詐相習於不窮神無片言亦不能爲天下盡殛此等輩也民卒心畏而狡抗者無敢

欺何其肆然於禮樂之教而於禍福之一念獨惕然也亦以在人者猶可問而在神者有時而不測也即其不可測令民審趨避以不詭於禮樂則教化之行雖禮樂爲之明實鬼神爲之幽矣詎可少哉泰山爲諸嶽之宗其神赫然稱靈長我明又有碧霞元君之封凡有禱祀輒奇應於是齊民益敬信崇奉而行宮之設遍江淮間臯民亦樂輸崇祀煒煌金碧如此夫人出一金以濟人急輒有難色至奉神無論饒乏施捨恐後甚有竭產而不顧者豈其畏神也深故苟可要之靡弗至于第上之轉移而化導者未乘其機耳頃歲邑偶告饑朝廷發銀粟垂賑予佐以罰鍰猶慮不給因檢勑宮簿得其好施

而饒於貲者若干人諭以奉神賑民同功一德之意遂各欣然助賑饑口賴以全活者甚夥又可見斯民要福之私心與好義之公心趨若殊而機則通也今天下勢之所趨未易卒挽而其機如此則使之回心嚮道直一轉移間觀厥成矣故茲宮之勑聽之民而弗禁非作虛器以滋民惑也聊因其所神而徐施吾教云爾

優鉢菴在縣南僧印潭建其徒願廣增修

邑人余瓊詩問步城隅返照臨禪關乍入意蕭森一庭秋色皆空相幾處繁花不染心客去碁枰留鳥迹月來琴榻有龍吟久知惠遠多超俗盡日攤經懶出門

惜字菴在優鉢菴右

康熙戊寅朱廷官暨子學濂學演學陽濂姪學源壻范
彥石文美許猶偁等捐銀一百五十兩造殿宇四間祀
文昌帝君像孫樗捐建桂香閣范彥捐西門園田四畝
租銀四兩五錢學濂學陽濂許猶偁捐銀六十兩置丁
堰吉家莊田二十七畝租銀六兩五錢爲拾字僧工食
費歲凡四集暨姪之瀚焯同善諸友公同焚化盛以蒲
囊納之大江數十年勿替云 邑人江文波詩獨愛城
南寺境幽倚樹吟鐘聲常在耳水色可澄心妙徹三摩
地法鎔百煉金桃源原不遠何必覓山林性癖屏人事
抒懷只獨吟未空生滅理已徹去來心意恰蓮爲社字
焚墨若金慚余非醉客也許入東林

舍椽菴在縣西北

邑人許直記略臯僻在海隅祇園精舍備極波羅越之
盛城西北偏菴曰舍椽者不似諸古刹殿桷煥巍壁金
燦耀顧水窮徑轉新篁古木間寶洲金界白雲時封金
臂珠腋貝葉蓮花莊嚴妙好備具蓋梅檀之香林玻璃
之寶地也卓錫築室者海上慧雨上人而雲間陳眉公
居士手題額焉上人枯坐落伽一峰足了三願四誓遠
浮一葉殆曹溪水口議此中有勝地耶初掛單中禪寺
值募貲捐修嗣飛鉢笏圍隣海月寺復值庀材鳩工計
四梵福入海獲三利可矣顧去海月數十武別構茲菴
以是知茲菴之構非愿非行自度度人爲大地作寶筏

上人別有深心弘力存也菴拮据五載始成龍宮深鑱
唄語鐘聲與吟樹風和恍泛海潮音上人結趺枯坐真
不減洛伽一峰仝人翩翩李翔坡老時往問禪焉緣結
放生社鳥翔魚躍菴且作慈航矣法藏未備上人復浮
錢塘一葉奉梵本諸經歸掩三年關叅無上乘或曰九
年面壁三年關曷爲然則影不出山門十餘年以時考
之殆賢於九年耶從來入門頓漸總歸不二上人益潛
心大道精鍊五門成就六法從茲登岸矣眉公之言吉
哉有眉公題鎮茲菴且不朽上人慮及禾黍荆棘屬余
一言余言未足重傳燈不絕拓而新之所恃後來善知
識倘遇惡國王則白馬繞鳴惟上人暨諸大檀之愿力

在 邑人李猶龍詩霏霏花雨出龍宮覆潤含生萬劫
中畫苑入神從妙悟騷壇得趣本圓通禪心慧映千江
月仙梵香飄五淨風游戲文章時說法愧無名理贊生
公 許直詩十笏自叅非想天皈依妙相禮青蓮問翻
貝葉三乘透靜對空花萬慮蠲秘密修持心印合根塵
解脫智珠圓出山彌了真如性明月香雲總是禪 李
之椿詩禪從性證知非易佛是人爲豈遂艱必欲津頭
真舍筏且於松下好扁關得叅靜業終超岸能斷塵緣
勝入山我亦世途多事客每來問偈不思還

真君殿在縣西北豫章諸客建

海月寺在縣西北

靈威觀在縣治後

宋政和元年道士丁志倫建明正統五年道會周源中
重建宋提舉蘇均謁元帝觀見金蛇繞出殿間少頃不
知所去事聞於朝賜額靈威云

萬仙樓在海月寺西今廢

余瓊詩迎仙迹渺萬仙成日望叢霄降鶴笙却笑始皇
謀太拙空煩徐福到蓬瀛

平泰坊廟在中禪寺東

文亨坊廟在望江樓側

清泰坊廟在廣福寺西

青雲坊廟在謝恩橋西

準提菴一在東水關一在謝恩橋北

大悲菴阜人名曰齋僧館僧大林建在定慧寺西

甘露菴一在北極門今廢一在丁家所

福城菴在縣南

百子堂在文昌閣下

蓮社菴在縣西北

慧日菴在西郊一里鄉賢范育墓田之左

雨香菴在中禪寺內

莆田余儀真詩纔過元日倏人日倍使鄉心亂客心蕭
寺有梅堪破寂芳晨得伴好相尋地因春淺猶冰雪談
到情真變古今身世總歸塵劫外不知何處用華簪

禮斗壇

一在城南支家莊 國朝學博張鵬過支家莊謁禮斗壇詩余本疎曠人雅志耽林壑及此城南游竹徑籠深郭行行路欲迷小溪通畧豹仙家在何處清磬一聲落老樹半橫斜梅子枝頭著蒙蒙布空翠簌簌解新籜不聞人語喧惟有禽鳥樂矯首古洞天朝禮虛皇閣恍與仙靈遇吹笙乘白鶴示我保真方傳我延年藥服食有神光浮生欣有託

一在武定橋南名止靜道院邑人高正道等建盧韻袁靜重修道士陸來遠住持

一在靈威觀知縣盧縝創建邑人管令宗陳宏傑范棟范桀重修

一在伏海寺內

一在縣南四十里沙家新莊

比邱尼菴

一曰妙廣在迎春橋北一曰長壽在集賢橋東一曰貞淨在宣化橋西南一曰永清在北水關右一曰妙善在謝恩橋南一曰清真在紀將軍墓旁一曰太平在縣西南隅太平橋一曰萬壽在海月寺前一曰祇園在城外東北翁家莊

大覺禪院在南城外

碑記略雉邑南郊大覺禪院建自前朝已卯其創始者

至善也嗣後經理者默翁也方師未至之前蔣君至善
施地布金架楹憩足延非石老師教化人天草昧乍啟
鴈侶咸臻俄而師飛錫遊矣於是從選佛林延請默翁
主持此席至善自是披緇受具銳意精修一旦逝寂全
身入壙默翁復訪同志璟明師等自順治辛卯事饗頭
生活隘者擴廢者修缺者誓為三寶地不為一身計從
此始掛鐘板修淨土懺大藏已備琳宇一新有其才復
有其器一段光明爍爍恒沙世界適念六波羅密中以
尸波羅為要非得天山正印者不可以闡法要而弘律
儀遂虔請天寧巨渤禪師登座已而巨公歸後默師與
同志璟明等復請一樹師自戊戌至丙午凡九閱寒暑
宗風法席為之大振一時雲水駢集龍象交參此九載
中機緣輻輳諸大檀護無不股肱心膂為法苑金城齊
出好手扶起刹竿較未至以前屹然改觀易態時默師
溫研積稔本事已徹遂受樹公記退居於潤州白龍山
拈華禪院戊申歲本師繼席天寧闔邑縉紳孝廉文學
善信暨兩序耆宿復請默師主持大覺是時邑人奎瞻
李公為大覺金湯戊亥之間作糜散穀賑救流移饑民
全活者以萬計

菩提社在縣東門外

邑人張圯授記略去城東一里許官河北岸有菩提道
場蓋默然禪師老年宏法建塔領眾匡徒地也先是二

十年前茅棚草屋老僧數人棲止其中麤衣糲食二時課誦而已自世廟丁酉歲居士吳嘉甫七人暨優婆塞超祖等延請古鼎和尚住靜自後檀信增基擴址遂相與議建造圖興隆然有志未逮後人後行未及滿願而古師順世獅座遂虛本菴白雲衆等出而募基地乞僧曰又城中居士多人種種贊助爰是建禪堂架廊廡苦香積構方丈頓改前觀垂成梵刹雖規模大定然未聿臻厥成也迨今丙辰夏冒汝定李公閻曹善長旨遠猷等迎請大覺默然禪師主持法席又明年晉陽趙公來令吾臯政簡刑清利興害革起蒼生之凋瘵拯黎民於水火連年旱潦頻仍躬率里中諸君子多方設賑晨往

募歸暫假茲社爲闢給之地則茲社也雖廢方外而兆民亦賴之矣而默公自受請以後經營擔荷不遺餘力功德加隆莊嚴彌備城東小築遂成法席叢林不惟龍象煥然一新指示竺乾心印提持震旦綱宗亦俾往來衲子獲以棲息化城不朽之盛事也顧今默公老矣乘此功成之日勒碑貞石敘此地興起之由來表檀那信施之利益蓋以十方常住惟有德者可以居之此則默公受請之初心也因爲紀其顛末云 明尚書傅希說詩小寺臨淮渚莓牆入月林雲霞晴作雨松檜晝分陰樓聳諸天近門通一徑深飄然塵慮絕倚柱發清吟邑人吳岳峙和抒懷從步遠無意到空林飛閣低帆影斜

陽冷樹陰心隨佛火靜碑向古苔深幸得留殘句悠然
共嘯吟

般若菴在東門老壩南

邑人黃輔記略藥師菴邑新泰令李公上林施僧寶輪
者基止一畝茅屋數椽自萬歷庚申至今人更四代有
僧寂賢以貲得之至孫普靜始經營改造焉甚矣入地
相遇之難也普公俗姓石十歲出家威儀端整一日發
憤白乃祖賢公願行脚叅學期大通佛法公許之師即
整腰包掛瓢笠首詣華山受見月和尚戒律尋游吳越
諸大叢林見其宗風雖盛教典反疎卒問法於中峰
雲大師十年勤苦經旨淹貫蒼大師授以衣鉢既因

老歸養蔡家莊高居士有草菴一所基地十二畝旋師
閉關閱經如是三載悟境淵深開期說法功德既竟復
歸藥師菴對佛發願誓建此菴斷斷不私一文爲囊鉢
侵刻常住以聚已財凡同住者無分主客均勞逸共甘
苦內不欺心外不欺人凡我徒衆必如前願一有所違
非我徒也佛佑慈悲僧俗雲集非復藥師菴可容矣甫
思拓地首以平價得地二畝五分於李吾鼎李元昆兩
文學即前新泰令之曾孫也又蔡氏有茂林長者師之
外祖也生平好善樂施聞師而喜曰僧中有此人乎是
法器也吾當力助其成即割負郭良田八畝易鄉紳旨
司李公傍菴田八畝師重發苦行於要道站關三年檀

越樂助買王以匡王亭之園田六畝菴基廣濶可以結構矣材木磚瓦施者輻輳於是有重門有佛殿有毘盧香像有禪堂有韋馱殿有方丈有齋堂客舍庫房香厨浴園之室無一不備矣又門外有高大蓬廠暑月施茶冬月施湯以憩行者繚以周垣垣內種竹垣外種蔬經聲不絕鐘磬常鳴菴成改名般若師曰創易守難作法不良何以善後但願後世無論客情眷屬有德而能宏法者許坐方丈有才而無私心者許司庫房千人共爨不得私立一錢同用粒米共食選人執事不得濫受匪人以滋異議貧衲之願足矣乞居士黃輔記之以垂戒後人 乾隆十四年監院僧源冷重建佛殿

法華菴一在縣南門外一在鵝阮莊

國朝學博張鵬宿法華菴詩蕭宅重投宿荒涼倍昔年身閒常作客僧悟不談禪古木流清韵疎鐘驚醉眠曉窗風獵獵朔雪定漫天

極樂菴在縣澄江門外

近仁菴在縣南

御書院在北郊皇華亭北康熙三十七年知縣周鼎鑑建按縣治北境平衍青烏家謂龍脉不振公因累土爲山環抱御書亭榜曰三台復穿池作沼雜樹松杉榆柳遂爲臯邑名勝范大謨文集云如臯之北闔碧霞小塙負挾以度垣累城以弁躡欄紛披之散株鑑汪光之嫵壑

魏殿獻榮啟櫺疏焯匿廬散屐水繪邈絡蒙大樹於烟
墟蠲烝嘗於宗恪其北郊則有三台之山閱珉勒御墓
之欵紺宇昂背簣之增反竹逕而行入編芳卉而別倫
憩足維風之閣聳觀恤畦之亭更有大壯重樓聲馳彭
鏗近郊小隱爽納遥青旨廷驥晚望詩三台夏絕處突
兀傍雲霄遥望依天近臨風寄興遥暝烟催去鳥落日
數歸樵放眼乾坤外予懷正廓寥

僧官池在西郊

醉茶菴在北郊

明萬歷四十四年僧明輝建教諭呂克孝爲築佛廬三
楹額曰醉茶旁有一井曰潛玉

茶菴六區

北郊慶裕橋接官亭孫公鋪丁堰潘涇湯家灣炎煇朔
雪以休勞人救饑渴者也

五司徒廟舊在德義橋北知縣梁喬升遷北門外

按廟祀茅許祝蔣吳五君也事詳載宅墓五人歿後里
人爲立廟隋封司徒唐加侯爵宋紹定中賜廟額曰英
顯俗呼爲五神廟今改三義殿而五司徒之祀遂廢此
則祠祀之當復者也

地藏廟在南門外

僧智通募建佛樓五間舊有香火田若干畝某甲盜賣
知縣鄭見龍斷歸本廟有碑記

祖師廟

距縣西北三十里鮮魚莊萬歷十二年有僧讀法華經其地時大水見水中浮祖師像不滿尺僧從水中取置草田中越日將攜以歸堅屹不動鄉里人共舁之亦不動僧乃焚香叩誓募建置廟至今香火鼎盛

文殊菴在東十里舖

三溪菴在沿海鄉宋元豐中僧如清建

國清寺在掘港營內唐元和中僧行滿建

觀音堂

按邑人奉觀音大士極虔上自宰官下逮負販或布金成刹或擔土結茅凡三十五處芹湖洋莊鄒家園朱家

凌賁家莊蔣家堡窰子河丁堰鎮石家店雙店以河環上掘港九總南坎北坎長沙唐家苴雙會山郁家凌豐利叢家壩馬塘林梓白蒲冒家圩瓦廟港石莊皆以地著湯顧季姜趙冒陳皆以姓著

國朝雍正四年邑人陳秉鑑重修下駕園觀音堂觀察姜穎新撰文元陳解元應雷從父宦如臯遂家於邑之下駕園延祐三年發解於宅旁創香火院肖觀音大士像奉之啟建道場仗托因緣宏法利生甚盛舉也自元迄今歷四百餘年日就荒圯上雨旁風不足以護慈相而庇緇流村疇田老歲時祈年於內焚香膜拜悉露處焉解元十二世孫秉鑑慨然發願連族鳩工修建大悲

殿三楹長廊香積前軒後室咸斥葺之煥然莊嚴嗚呼可不謂宏力哉昔觀音大士於無量阿僧祇創修同體大悲徧熏一切以三十二應攝受衆生如磁吸鐵如珠雨寶衆生以少善根多劫因緣仰奉慈力呼啄同時應念解脫今秉鑑不惜舍檀波羅密建立此道場何業不懺何福不集豈不撈漉末流續佛慧命乎况饑指困疫施樁疾餽藥道嶮則夷溪厲則梁此又如印大士七十二願種種善果僉謂種福於後人云

碧霞行宮丁堰馬塘掘港汊河李家堡芹湖豐利凡七處
龍王廟一在北門外一在范公隄

大王廟在十竈祀唐李公承實公常築捍海堰故土人祭

之

嶽廟丁堰雙店汊河馬塘方前墩豐利凡六處

華嚴菴在治南大明橋雍正十年僧廣豐捐貲修

彌陀菴

邑人殷之澤疏有僧明通原居城中伏海寺因念四方行脚僧衆或有衰年罷病行乞不能給養無主甚可憐憫而又苦本山法眷太多各有房戶即欲收恤之無由乃於城東六十里而遙地名岸頭結茅屋數間以居來往遊僧之老而無歸者號彌陀菴老僧堂生於此乎修誦功於此乎殮化一切平等無有高下慈悲之心聞於遠邇於是披衲持鉢而至者凡十有五人後先或存或

故具如前約。初自萬歷三十六年，今已有田一頃二十餘畝矣。惟是菴舍草葢，難蔽風雨，無以莊嚴佛相，通有志焉。未遂而逝。先期祝付老僧道林，而命徒真實輔之。道林廣平人，落髮清涼山，戒行嚴密。今九十一歲矣。余舊聞其人，幾欲往謁。之一日，忽扶杖過我，言欲募修老僧堂，以竟通師未竟之志。余笑謂師老矣，何以辦此。師曰：吾尚能日行五六十里，視聽未衰，而又藉如來法力，諒成此無難。惟居士賜之一言，以告四方檀信，其爲法施，何可諒也。余惟先王之世，一草一木，咸使得所。故文王行政，必先四者。我明聖祖，於鰥寡孤獨，尤勤曲愛。近時孝悌之教，不講。頌白不免負戴而至，緇衣薙髮之徒，各私其有，以充私橐。孰有發大洪願，垂茲慈愍，如二上人者乎。夫世間好事，多有神力爲之護持。故有通師以開其先，自有林師以終其業。心堅石穿，安知師不百歲。而使此方成大叢林，爲後來行脚者作無窮之福也。惟願我善男子善女人，毋愛涓滴，以成大海。則佛田利益，必不唐捐。無誑語者，如曰：此有漏之因人，天小果則慳貪者之藉口，非余所敢知矣。

保慶寺在周家莊

雙林寺在界河

法澍菴在石莊鎮

惠民寺在西場

巡檢易祖愉記略寺建自有唐乃前明平倭禮魂之所
碑石猶存乾隆八年春前司何權偕邑衿仲以徵倡首
新之其右有劉猛將軍祠將軍弭治蝨蝗有功於民奉
勅所在州縣設祠祀之斯祠仲君以徵所獨建云
關帝廟雙店馬塘方前墩掘港豐利林梓白蒲盧家莊西
場丁家所叢家壩凡十一處有碑

馬塘場重修關帝廟碑如臯馬塘場人抱忠信之風戶
修懷葛之業素崇帝廟世式明禋無如雨零甫栢風蝕
竦松精英之肸嚮邈矣春秋之典祀缺然廼有王君大
溥者當雍正甲辰之歲陽侯不戒鯨魚死浪用是老幼
填於壑林廬漂於野溥則觸目生哀呼臯役而埋齒集

流亡而進食爰念場有祠廟所以福羣生祈年穀除疾
疫報歲功者也廼誓願庀材重修大殿缺者補露者蓋
更建層軒三楹碑亭一座曲廊十六楹歌舞樂神之榭
八楹星簷飛翠遙傳鐘磬之音斗拱迎霞長藹雲山之
色而帝之正氣在乾坤俎豆徧海隅矣

三宮殿東郊葛堰河以河馬塘掘港田家園長莊印莊林
梓鵝玩莊李家堡

地藏廟丁堰掘港雙會山豐利三陳埭白蒲

大聖廟西郊掘港豐利立發橋馬塘

真武廟白蒲馬塘掘港豐利丁堰以河西場鮮魚莊

金龍四大王廟在北門外

毘盧菴在雙店鎮邑人余元美叢一道吳誥全建

伍相菴在湖洲曹家圩馮家莊王家高岸

儒興寺縣東一百六十里唐家苴明洪武年建

通真道院縣東四十里丁堰鎮元泰定元年建

彌陀菴縣東北七十里雙店鎮宋紹興中僧復珂建

金剛菴在以河邑人李尚綱建

迮王廟在豐利場

止馬菴在南坎

香亭寺在唐家苴

明禧寺在縣南六十里闕家河宋皇慶中僧菴照建

圓通菴在江寧鄉宋皇慶中僧善智建

靈應道院在縣南石莊鎮明洪武六年道士李繼祖建

平頂廟在縣南四十里沙家新莊

太尉廟在石莊鎮西今頽

張公殿在縣南曹家圩

坦然廟在曹家圩

蘭石菴在季家圩

紫竹菴在季家圩

藥師菴在黃家市

羌竈菴在縣西南五十里石家樓房後

曹家菴在縣東南八十里

奉先菴在縣東南九十里

寶慶寺在縣西南六十里明洪武年建

碧霞元君廟在謝家店

加力菴在縣西二十里謝家店

南寺在縣西四十里芹湖朱顯忠墓傍恩卹祭田之內明

洪武年僧覺俊建

北寺在芹湖

菖蒲菴在縣西二十里宋紹興五年建

天妃廟在縣北四十里西場

米將軍廟在西場

惠盟寺在西場唐元和僧祖益建

西蓮菴在縣北黃蒲溪

淨土菴在楊蠻河

玉皇殿在李家堡生員繆彥禧建

元君廟在李家堡

藥師菴在丁家所

華嚴菴在丁家所

觀音律院在李家堡蔣守貴妻孫氏建蔣璩蔣璞重修

旨起宗太上感應篇增註十六卷文昌寶訓一卷

宗國瑞劉炳桂籍篇二卷秋實樓神威集二卷

沙維墉呈部入藏太上虛皇應劫寶懺一百三十二葉

劉鍾恒重刻退思堂太上感應篇註一卷

呆翁和尚語錄十二卷

論曰禮孟春禱祀山川及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漢元
始四年舉此禮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然則
官於其地而能捍患死事生於其鄉而能端矩垂範者
可無祀哉昔之賢尹釐正禮典列祠祀者七君子胡安
定瑗范文正仲淹王龍圖觀岳武穆飛文信國天祥鄭
端簡曉邱遊擊陞 國朝增祀許忠愍直乃斯人之志
倦而輒弛龍圖端簡二祠遂廢文正祠歲久敝撓居人
支釜甑炊焉名賢之俎豆辱於庖溷神無恫乎安得以
旱潦之不時專委過社稷亟宜掃除以迓神休
贊曰青氣搖社白雲入房崇庸祇敬芬德馨香祀忠曰
二宋緒不亡姓隄以范休有烈光藉茅陳璧以翔以翔

傳芭代舞太乙東皇

如臯縣志卷十五終

臯縣志卷十六

鹽法志

敘曰淮南產鹽之場凡三十而臯居十之一品得列上
 中漢大農丞孔僅所謂山海天地之藏也歲徵其入數
 萬引息殖不可謂不繁矣重國賦斯首竈課焉生有其
 地場界次之用有其資草蕩次之有地斯有人竈丁次
 之有人斯有事器具煎造次之比成而慎所藏亭池房
 垣又次之兼收並蓄待用無遺為附別說以終之管子
 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此其大端云

竈課豐利場徵課銀一千九百五十五兩一錢九分六釐

零

原額草蕩每十一畝四分一釐供鹽一引實辦本色鹽
一萬二千四百一十引墾蕩陞鹽八引一百三十一觔
二共鹽一萬二千四百十八引一百三十一觔每引徵
折價銀一錢五分三毫二絲五忽九微九纖七沙四塵
六埃一渺七逡八巡共銀一千八百六十六兩八錢四
分六釐七毫又帶徵徐瀆場折價銀每引一釐六毫八
絲三微九纖九沙三塵六埃七渺七漠共銀二十兩八
錢六分八釐三毫又帶徵呂四場折價銀每引六毫六
絲九忽二微七纖一沙八塵三埃共銀八兩三錢一分
一釐四毫五絲六忽又沙蕩每十五畝一分六釐九毫
七絲八忽五微四纖九沙一塵八埃六渺四漠五逡八

巡供鹽一引共辦鹽二百九十五引一百七十觔四兩
每引徵沙蕩銀二錢共銀五十九兩一錢七分零通共
徵課銀一千九百五十五兩一錢九分六釐零

掘港場徵課銀一千七百九兩一錢五分七釐零

原額草蕩每十五畝五分五釐五毫一絲八忽零供鹽

一引實辦本色鹽九千八百七十二引每引徵折價銀

一錢五分四釐二毫五絲一忽七微七纖二沙六塵九

埃四漠三逡八巡共銀一千五百二十二兩七錢七分

三釐五毫墾蕩陞鹽一百四十七引一百七十九觔每

引徵折價銀二錢共銀二十九兩五錢七分九釐二共

徵銀一千五百五十二兩三錢五分二釐零又帶徵徐

女...
瀆場折價銀每引一釐七毫三絲一忽七微九纖四沙
五塵九埃四渺六漠共銀十七兩三錢五分二釐零又
帶徵呂四場折價銀每引六毫八絲九忽七微四纖二
沙一塵五埃七渺九漠共銀六兩九錢一分一釐零又
沙蕩每十九畝七分八釐四毫三絲五忽零供鹽一引
共辦鹽五百六十二引三十二觔四兩每引徵沙蕩銀
二錢八纖八沙九塵四埃二渺四漠五遠三巡共銀一
百十二兩四錢三分二釐零又新陞倉基每畝徵銀一
分共銀一錢八釐八毫又水鄉鹽一百引每引徵銀二
錢共銀二十兩通共徵銀一千七百九兩一錢五分七
釐零

歸併石港場徵課銀八百七十三兩五錢五分七

原額草蕩每九畝六分九釐供鹽一引實辦本色鹽五
千三百九十八引墾蕩陞鹽三十五引八十七觔二共
辦鹽五千四百三十三引八十七觔每引徵折價銀一
錢五分六釐七絲八忽四微二纖九沙二塵七渺三漠
七巡共銀八百四十八兩四分二釐又帶徵徐瀆場折
價銀每引一釐七毫四絲四忽八微二纖六沙二塵四
埃六渺共銀九兩四錢八分四毫又帶徵呂四場折價
銀每引六毫九絲四忽九微一纖三沙九塵九埃共銀
三兩七錢七分五釐零又沙蕩每十二畝三分三釐六

女
毫一絲六忽零供鹽一引共辦鹽二十七引一百十二
觔四兩每引徵沙蕩銀二錢七微二纖五沙六塵五埃
六渺四漠九遠三巡共銀五兩五錢一分二釐零又新
陞沙蕩每九畝六分供鹽一引共辦鹽四十二引五分
每引徵沙蕩銀一錢五分五釐二毫三絲六忽二微五
纖四沙九塵五埃共徵銀六兩五錢九分七釐零又新
陞倉基每畝徵銀一分六釐一毫七忽一微三纖六沙
二塵七渺三漠六遠七巡共銀一錢四分九釐零通共
徵銀八百七十三兩五錢五分七釐零

場界豐利場東至掘港場界十五里西至柃茶場界二十
里南至馬塘場界十五里北八里至范公隄外二十里抵
海

運鹽河由汭河鎮經如臯至泰壩共二百八十里 范
公隄一道東至掘港場界西至黃沙洋柃茶場界長四
千七百七十六丈後以潮水穿隄民竈淹沒乾隆二年
大使羅玉果鳩工堵塞民竈賴之 按嘉靖鹽法志豐
利場距分司九十里使司四百里北濱海南接馬塘東
抵掘港西接柃茶廣三十里袤三十三里中為草蕩凡
一萬八十有八頃田凡百有二十二頃六十九畝三分
掘港場東三里至范公隄外至海四十里西至馬塘三十
里南二里至范公隄外至海四十里北四十里至范公隄
外至海二十五里

運鹽河由馬塘經汭河如阜至泰壩共三百里 范公隄一道繞場東南北三面長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七丈二尺 按嘉靖鹽法志掘港場距分司五十里使司四里中為草蕩凡一萬五十三頃三十畝田凡千二百五十四頃三十九畝六分

馬塘場今併入石港場東至掘港場三十里西至汭河二十里南至石港場三十里北至豐利場界三十里

運鹽河由馬塘經汭河如阜至泰壩共二百七十里 范公隄一道三面環海長二千四百五十八丈五尺

按嘉靖鹽法志馬塘場距分司三十里使司三百八十

里東南阻海北連豐利西帶汭河廣三十五里袤三十里中為草蕩凡一千一百二十一頃二十三畝田凡五百一十七頃六十五畝九分

草蕩

豐利場原額草蕩一千四百一十五頃九十八畝一分沙蕩四十四頃八十八畝

掘港場原額草蕩一千五百三十五頃六十畝七分零沙蕩一百一十一頃二十二畝新陞倉基十畝八分零

馬塘場歸併石港場原額草蕩五百二十三頃六畝六分零沙蕩三頃四十畝新陞沙蕩四頃八畝新陞倉基九畝三分零

竈丁

按鹽政志每鹽場有團有竈每竈有戶有丁數皆額設每團里有總催即元百夫長一團置總催十人每名有甲首戶丁煎鹽有缺行有司僉補除免雜泛徭役又有水鄉竈戶乃居遠亭場不諳煎曬用價買辦鹽課者豐利場原額辦鹽竈丁三千六十五丁今新編竈丁烟戶一千七百四十一戶共計六千六百九十七口額設總催三十名雍正十二年裁掘港場原額辦鹽竈丁一千六百八十一丁今新編竈丁烟戶一千六百二十五戶共計八千五百七十七口額設總催二十四名今裁

場歸併石港場原額辦鹽竈丁六百二十三丁額
總催十七名今裁

具

按漢書食貨志漢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如淳注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盆煮鹽盆也本草圖經煮鹽之器漢謂之牢盆今或鼓鑄為之或編竹為之上下周以蜃灰廣丈深尺置於竈皆謂之鹽盤弘治運司志洪武初年以來收納竈戶鹽用篾羅每羅一百劬四羅為一大引古今鹽略洪武初頒銅摺一重二百五劬景泰初鑄鐵摺一重二百五劬各場給摺一宏治二年御史張貞校定

官秤十連秤一百五觔各場給秤一稱放商鹽又弘治
運司志盤鐵煎鹽之器也漢孔僅因官器作者煎鹽官爲
牢盆煮鹽煎鹽盤鐵始此唐因之宋准鹽一場十竈每
竈晝夜煎六籠一盤三百觔又有鑊子乃私煎之器也
亭戶小火一竈之下無慮三十家皆有鑊一家通夜必
煎兩鑊得鹽六十觔十竈三百家以一季計之則鑊子
鹽又百萬餘觔盤鐵一盤四角一角資鐵五千觔一角
晝夜一伏火凡六乾得鹽六百觔共計二千四百觔所
出甚多非鍋鐵可比鍋鐵即宋鑊子以便貧竈者也嘉
靖鹽法志每場視籍戶多寡以置竈每竈盤鐵四角豐
利原額四十三角增十四角六分五釐七毫九絲馬塘

三十七角掘港原額一百一十四角今存八十九角五
分雍正鹽法志盤鐵鍋鐵明初之制其造作動支運庫
錢糧鼓鑄盤鐵器厚而堅數角始合一盤發給各場竈
戶團煮團煮者衆竈戶糾合團聚而共用此盤鐵輪煎
非一竈一丁之所有也鍋鐵則差小而薄每竈戶給發
一口日久鏽蝕重鑄重給蓋使煎辦官鹽堆貯官倉以
待商支故發給自官也自明萬歷四十五年鹽引改徵
折價鹽不復入官倉皆商自行買補於是官鑄盤鐵鍋
鐵之制遂止盤鐵工大費重無力添設惟鍋鐵則衆商
自出資本鼓鑄然亦必請於官然後造作以應竈用其
鐵鈹銅桶舊志每場各一今歲久年湮或經潮汐多有

不存而盤鐵之鏽蝕僅存者亦久變價充餉矣

乾隆八年七月鹽運使朱績暉以各場貧窳無力置鍋

鐵者詳請借動商捐銀一千一百六十兩鑄鐵百副每

口重一百四十觔計價五兩八錢發給豐利九副掘港

九副

豐利場原額盤鐵五十七角原額鍋鐵二百三十六

雍正二年風潮後共補置二百二十八額置銅桶一鐵

鉞一

掘港場原額盤鐵八十九角五分今增至二百八十九

副原額鍋鐵三百十六今增至六百六十八額置銅桶

一鐵鉞一

馬塘場併入石港場原額盤鐵三十六角本場於康熙

十九年淤塞地不產鹽解繳費鐵五角餘移掘港場煎

燒額置銅桶一鐵鉞一

煎曬

按太平寰宇記凡取瀆煮鹽以雨晴為度亭池乾爽先

用人牛挽扶乃刺取土經宿鋪草藉地復挽爬車聚所

刺土於草上成溜大者高二尺方一丈以上鈹作瀆井

於溜側多以婦人小子執蘆箕名之為黃頭欲水灌溉

蓋從其輕便食頃則瀆入井取石蓮子收嘗其厚薄全

浮者全收鹽半浮者半收鹽三蓮以下沉者則瀆未堪

須另刺開而別取溜瀆可用者始貯於瀆槽載入窰屋

別役人丁。駕高車破皮爲榨連絡頭皮繩挂著牛犢鐵
杈鈎搭於草蕩取採蘆柴芎草之屬旋以石灰封盤角
散皂角於盤內起火煮滷一溜之滷分三盤至五盤每
盤成三石至五石既成人戶疾著水履上盤冒熱杵取
稍遲則不及收訖接續添滷一晝夜可成五盤住火而
別戶繼之土溜已澆者攤開其土刺取如前法若久不
爬溜之地必鋤去蒿草益人牛自新耕犁然後刺取大
約刺土至成鹽不過四五日但近海亭場及晴雨得所
或風色仍便則所取益多蓋久晴則地燥頻雨則滷薄
亭民不避盛暑隆冬專其生業然而收溜成鹽固不恒
其故矣 又按本草圖經海邊掘坑上布竹木覆以篷

茅積沙於上每潮汐衝沙則滷鹹淋於坑中水退則以
火炬照之滷氣衝火皆滅因取海滷貯盤中煎之頃刻
而成 又按嘉靖鹽法志淮南之鹽熬於盤其形散淮
北之鹽曬於地其形顆鹽色有五而淮鹽之色三爲青
爲白爲黃淮南鹽味鹹淮北刮地而曬者稍苦焉地力
不齊出產多寡隨之品凡五等豐利品上次掘港馬塘
品中次其煎法以天時爲本而成之以人力每歲三四
五六月地氣上升滷液騰湧產鹽爲多謂之旺煎月秋
氣漸肅則鹽漸減冬沍寒氣斂滷縮而火始住焉 又
按鹽官志凡潮汐上半月以十三日爲起水至十八日
止下半月以二十七日爲起水至初二日止潮各以此

六日大滿故當潮大三場皆沒自初二日十八日以後潮勢日減先曬上場次曬中場最後下場故上中每月得曬二場或僅得其下也凡曬鹽俗曰曬灰言其土之細如灰也侵曉先合力用削刀削灰使鬆隨以碌扒碌碎更用篠竿攪使極細極平方擔潭中海水以木瓢灑潑如雨使之勻透曬至晡時仍以削刀收邊用板堆夾灰成一長梗以防夜雨明早仍用翻扒推埂使平更用碌扒碎之篠竿潑水夾板堆聚如前盛夏二日或三日秋冬四日曬方足冬則西北風尤勝日曬也先此周築土圈如櫃長八九尺濶五六尺高二尺深三尺名曰溜溜旁即開一井深八尺溜底用短木數段平鋪木上更

鋪細竹數十根復覆以柴旨以草灰然後挑取場灰填實溜中用竹踏實再以稻草覆灰仍挑潭中海水多潑草上使緩緩潛滲入井中成鹹滷可汲煎矣大約一溜之滷可得二十餘擔滷之上者視水百觔加重三十觔上滷沉下滷漸在上以石蓮子最重者一粒次重一粒又次重一粒擲滷中驗之上滷則最重者浮否則最重者沉次重者浮也煎用大鑊二具中鑊一具中鑊遠於火停頓冷滷使熱遂漸添入大鑊取惜薪也俗呼滷二大鑊爲一盪用滷六石可得鹽百四十觔大較鹽之盈縮繫乎雨暘貴賤視乎薪價又按嘉靖鹽法志應煎日取池滷貯盤中煎之盤四角搯爲一織葦欄盤上週

塗以蜃泥自子至亥謂之一伏火凡六乾燒出鹽六盤
盤百觔詰旦仍出坑灰攤曬亭場閒至申候俟鹽花浸
入灰內仍實灰於坑以取滷其試滷必以石蓮投之滷
中沉而下者為淡滷而橫側者為半淡

薪必浮而立於滷面者乃昏入盤煎之頃刻而就將乾
仍投以皂角數觔鹽始凝結至於積灰則又以年久為
良滷水浸潤出鹽尤多然久旱則潮氣下降上燥而鹽
不生花久雨則客水浸溢亭場沾濕曬灰反致銷蝕故
以灰取滷必雨暘時若而後鹽始豐 又按雍正鹽法
志煎鹽自子至亥成一伏火各場歷來遂有稽查火伏
之例凡十竈立一竈長各竈有滷煎鹽者先向竈長領

牌方敢起火竈長記名登簿某日某名下成鹽若干以
憑查核磨對其查核磨對之責乃公舉商人數名報司
詳院點用下場專司其事以防透漏私售其查核火伏
之商人皆公議給以公費今公費無給皆場商自行稽
察矣

亭場竈置亭場以曬灰大者百餘石小者七八十石謂之
亭場

按嘉靖鹽法志豐利原設一百八十面增置一百三十
面馬塘原設五百六十七面今減二百五十七面掘港
原設二百一十面增置六百七十面 國朝豐利原額
二百七面雍正二年七月風潮後今存二百八十面掘

女身俱定卷一
港原額三百九十七面今增至六百二十三面馬塘今併入石港場原額灰亭現在納課

涵池亭側鑿池以貯灰而汲海潮灌其上坑稍下又鑿小坑以通大坑之暗竇每灌注週時灰水融溢涵方溜入小坑滿則移蓄於房池謂之涵池

按嘉靖鹽法志豐利原設九十口增置二百二十口馬塘原設五百六十七口今減二百五十七口掘港原設一百七十八口增置七百二口 國朝豐利原額三百七口今增四百六十五口掘港原額三百九十七口今增至六百二十三口馬塘今併入石港場原額涵池久廢

房跨涵池盤竈而屋之以避風雨謂之竈房

按嘉靖鹽法志豐利三十座馬塘原設三十二座增置四座掘港原設五十九座增置二十一座 國朝豐利原設竈房三百七十所雍正二年風潮後今存三百三十所又原設公垣一所今增至五所掘港原設竈房三百九十七所今增至六百二十三所又原設公垣二所馬塘今併入石港場原設竈房廢公垣附於掘港場

鹽倉

按宋史食貨志凡鹽之入置倉以受之豐利鹽倉在本場司東馬塘鹽倉一所掘港鹽倉在本場司西周圍五百八十步廳事三楹

廨舍

按宏治運司志明豐利場鹽課司正廳三楹後堂三間耳房廚房各二間洪武二十五年大使程若愚副使崔志開設天順二年大使甯福副使王宗重建門樓二座副使李杲重建大使宅一所副使宅一所 國朝大使初僦居民舍乾隆五年大使羅玉果請項增修廨舍現制大門一座儀門一座大堂三楹書房二間班房二間土地祠一間二堂三楹客座二楹門房一間堂屋三間東西廂房六間廚房二間 舊設察院公廨今圯

按宏治運司志明掘港場鹽課司正廳三間司房東西各三間後廳三間廚房二間耳房二間鼓樓三間監房

三間洪武二十五年大使許梓副使王大平建弘治元年大使谷裕副使蕭韶重修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大使武德祿重建乾隆四年大使董陞請項重修現制照牆一座大門一座二門一座土地祠二間大堂三間科房三間班房二間二堂三間堂屋三間住房三間廚房三間圍牆一道 舊察院基乾隆元年改為如臯縣駐劄掘港場主簿公廨

附錄國朝邑人呂清著太平盛事二十四則曰兩淮鹽法澄源論曰私鹽之大源曰澄源事宜曰鹽法之增課在復鐵制定額產曰商議請行事宜不可據以為法曰盤鐵圖式曰納劄給鐵以充鑄鐵工本不用動支庫帑

曰盤鐵利國各條曰古制設有官田曰陳積滷之法以供煎辦曰陳商竈互監之法以杜私煎曰陳鹽法易知易行之理曰陳酌古準今剔弊裕課之法曰陳立法之易曰杜私增課節略曰增引剖疑曰淮北曬鹽說曰淮浙大同小異說曰陳天下私鹽決不能杜之故曰陳天下私鹽不難盡絕之理曰鹽法總論曰陳難易之論以剖疑阻曰再增釋疑快論

澄源事宜一則澄源杜私之法在復古制設盤鐵以定竈丁額產之鹽符於國家額設之引蓋鹽法從無定例因時制宜代有沿革而澄源杜私之策莫若漢制之設鐵定產可稱盡善漢鐵尚有存者每一晝夜產鹽必有

額此即古制火伏之善也提鐵煎驗則古制可徵如濫鑄鍋鏃以致額產無稽此釀私之大弊也釀私壅網官引不增此妨課之大弊也釀私而求杜私此驅民聚害而貽千古之大患也不能定額產而强行火伏此徒費商膏而累竈之弊也昔孔僅上言鹽鐵云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阻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又漢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傳檄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可見牢盆者即今之盤鐵也今日兩淮之梁埭劉莊掘港三

女真縣志卷一
場尚有存者清世業淮嵯家有遺鐵曾親歷竈煎故深知盤鐵產鹽之有定額不似鍋鐵產鹽之無稽也盤鐵之形非鍋非竈無邊無稜非目覩其產鹽則不知此物之爲何用也然每一舉火必半月而後止蓋盤鐵厚大難熱及熱則不肯停煎恐費草也每一晝夜必有額定之鹽因古制湮沒無能言者若提取通州泰州安東三分司各所屬盤鐵之最大者一二副彙於公所協同兩淮商人督煎驗產較定每一晝夜產鹽果有定額請飭兩淮商人先鑄鐵式數副每一晝夜務須較定額產食鹽一千觔每年三百六十日除每月裝修敲礮停煎四日計月大小每年扯除六日歲時伏臘每年放閒六日

除去六十日只有三百日爲煎鹽之期雖風雨寒暑無有間斷者也每引定額三百觔爲準每年三百日該產鹽三十萬觔共計產鹽一千引每鐵一副每年給引一千張令商人領引督煎收鹽辦課則竈丁額產之鹽符於國家額設之引矣此釐剔釀私之大弊而澄源塞流之要道也釀私而求杜私此揚湯止沸之見也使竈丁額產之鹽符於國家額設之引此釜底抽薪之論也請納劄給鐵以充鑄鐵工本一則兩淮舊額共計一百五十餘萬引今私鹽盡絕民食不敷可增額引一百四十餘萬以足三百萬引之數淮南派產額鹽二百四十萬引應設盤鐵二千四百副淮北派產額鹽六十萬引

應設曬池六百口或認淮南情願領鐵一副或認淮北情願曬池一口者令其於運庫捐銀三百兩給劄一張方得領鐵領池永爲世業此即漢書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之說也除舊商一百五十餘萬引仍給舊商令其公分派領納劄共該上納劄價銀四十六萬餘兩其新增一百四十餘萬引應諭各省富賈及沿海州縣凡紳士民竈之殷實者槩許納劄給鐵辦納國課共該上納劄價銀四十三萬餘兩通計運庫共該實收劄價銀九十萬兩以備天儲之用飭商先鑄鐵式數副較定每鑄盤鐵一副工本若干兩通計二千四百副共工本若干兩以便督鑄人員照數支用 般

金和國一則額引既增一百四十餘萬道每年額課斯增一百餘萬兩增引故增課而非增課於課之外也增課而商民不知此富國之大道也每年增課百餘萬兩而商人之成本反輕獲利反厚蓋無草價無浮費則商人之成本甚輕成本既輕則獲利自厚此培植課源之道也每年增課百餘萬兩而江楚之民反食賤鹽蓋商人之成本既輕則江楚食鹽之價自減此裕國便民之道也鐵產盡屬官鹽巡緝皆可不設小民俱可販賣此萬古無弊之道也鹽價既賤但遇荒年令商人運至水次收貯於倉其城鄉市鎮槩許災民擔負販賣或勸諭戶口每觔加價一二釐以賑災或任貧難小民少覓蠅

頭以自給。秋荒之道也。設鐵定產則徵課於鐵之法可行矣。鐵產盡屬官鹽則梟販盡屬良商矣。徵收鐵課之法令大使設循環二櫃封交領鐵之商。一月一交大使。大使一月一交分司。分司彙解運庫國課不勞比較而無絲毫之拖欠矣。古制設有官田一則舊制場各有總總各有田。田各有丁。丁各有入官之本色鹽。令大使收貯於倉以待邊商引到支取此舊例也。自明季改爲折價不納本色而產鹽任竈販賣私梟遂莫可禁止。此皆不考古制官田之法也。官田官丁通州泰州安東三分司衙門俱有冊籍可憑提取查驗則澄源之法如示諸掌矣。按古制官田不納折價只徵本色。今請復徵

本色將竈戶所納之折價七萬餘兩歸併盤鐵帶徵則官田仍復矣。官田盤鐵皆繫官物或改本色爲折價或改折價爲本色官可得而主之者也。請將三十鹽場供煎之官田通丈均派分作二千四百區。每鐵一副歸於一區。每區之草分給十丁。每丁該派田若干畝。如商周助徹之法務使草足供煎竈能養蓄。每丁每日額定產鹽一千觔。通計三百日每年額該產鹽三十萬觔。共合一千引之數。則所產者盡屬官鹽而私梟絕迹矣。商竈互監之法以杜私煎。一則用商人監竈。丁孰肯使竈。丁煎無課之鹽。用竈丁領官田孰肯供。商人有私煎之草。嚴其法令重賞出首而淮南之私鹽永絕矣。鹽法

易知易行之理一則鹽沙之理最易知杜私之法最易行而人之限於不能知不能行者以設引徵商之故耳請以田賦喻之則顯而易見矣夫國家租賦出於田畝寸寸而取之其法無弊也至於所收之五穀販夫販婦任其糶糶河東河內聽其轉輸故官無遺賦民無缺食商無乏財若當日不賦田畝而徵糶糶之賈客且販夫販婦不許糶糶河東河內又不許轉移則政敝法亂民不聊生法不可行勢必改制何獨鹽法不責賦於產鹽之盤鐵而責賦於困憊之疲商以致私鹽之源不清巡緝之議紛起國課之額屢缺商人之困益深其所以然者皆錢糧不徵鐵之故也向使鹽法錢糧按鐵派納一

如田畝之法則課何致於詘商何致於困民何致於輟生犯法而蹈水火之中耶此易知易行之理也 酌古準今剔弊裕課之法一則或謂天下之事今古異宜倘有更張恐礙鹽法竊謂漢初創制盤鐵不設引目而官煎官賣未必無侵漁之弊明制中引於邊支鹽於竈邊中之引不能責支於某竈之鹽此私鹽之所以難稽也迨嘉萬間設引徵商而濫鑄鍋鏃致使商人利其產鹽之多而價賤竈戶利其私販之衆以行銷此最爲策之至下者也惟細覽古制酌古準今用漢制之盤鐵以定其產用嘉萬之引目以定其額用官引配竈鐵而使商人有必運之鹽用竈鹽配商引而使商人自無拖欠之

課此實鹽法之上策而萬世不易之至理也

論曰臯之亭戶漢唐以上無攷焉然漢書謂吳王濞東煮海水為鹽則臯其地之一也宋時置如臯倉豐利監馬塘催煎使元時掘港豐利馬塘三場各置司令司丞等官紛紛言利事析秋毫法不可謂不密也大都鹽法之本在通商通商之本在恤竈臯為產鹽地海濱竈丁厥苦萬狀縛草隄坎數尺容膝寒風砭骨烈日鑠膚藜藿粗糲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也海沙渺漫人畜竊踐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曉霜未稀忍饑登場刮泥吸海偃僂如啄此淋瀝之苦也暑日流金海水百沸煎煮燒灼垢面變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縮額鞭撻隨之此徵鹽之苦也春貸秋償鹽不抵息權及子母束手憂悸此賠鹽之苦也逃亡則丁口飄零住業則宅器蕩盡加意矜憫宜莫如竈戶矣至於臯人煮鹽而自食之 國家不設綱局具有深見顧禁其毋逾場境因緣為姦徒飽巡役弁卒之囊抑又何歟若呂清請起鹽課於鐵如起糧課於田可使天下無一私販亦鹽筴正本清源之論也

如臯縣志卷十六終

